

千古人杰

帝师刘伯温

归隐山林

潜心修炼

上知天文

精通八卦

谋略大师终出山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辅佐朱元璋平天下

看破官场阴险淡薄名利

火烧庆功楼前离京都

昌义之编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帝师

刘伯温

吕义 / 编著

帝师刘伯温

昌 义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印 刷 河北巨丰印刷厂
责任编辑 格日乐
开 本 889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 字数 400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506 - 905 - 7/1.736

定价:21.00 元

引 言

从刘伯温乱世奇谋，助朱元璋推翻元朝暴政，建立明朝基业到封建王朝在中华大地的寿终正寝，民间关于刘伯温的传说可谓多矣，其中便有这样一则：解放战争时期，一伙国民党官兵于行军途中捣毁了一座明朝的古塔，塔内惊现一石碑，上书八字，竟是：建塔刘伯温，拆塔蒋介石。“塔”与“塌”同音，似乎早在几百年前，先知先觉的刘伯温就已经预测到了中华的兴替，国共两党的命运，当然，这多半系民间杜撰，不过是反映一种民意罢了，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了这位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超凡绝伦的智谋和卓而不群的人格。他之所以被人们千秋传颂，并被不断神化，甚而成为智慧的化身以及崇拜的偶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形成广泛深远的影响，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文武兼备洞察古今的开国功臣。

刘伯温，名基，字伯温，生于公元1311年，卒于公元1375年，浙江青田（今浙江文成县）人。作为大明朝的开国元勋，他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授弘文馆学士，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正伯九年又加赠太师，谥文成，颁诏称其为“慷慨有志，刚毅多谋，学为帝师，才称王佐”，誉为“渡江策士无双，开国文臣第一”。

刘伯温自幼聪颖，熟读诸子百家，兵法战策，天文地理，阴阳卜卦等书，精通古今术数，怀王佐之才，抱济世之志，常以天下为己任。

元朝至顺四年，即公元1333年，刘伯温赴大都考中进士，其才识深得赵天泽等人的赏识和器重，称为“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说他有诸葛孔明之像。踏上仕途后，由于此时的元朝已极度腐朽堕落，他长久地在下级官僚中浮沉，很不得志，曾经三次辞官，一次被免职，却始终

不能改其浩然正气，目击时艰，心忧天下；刚正不阿，廉洁而有惠政，表现了一种旧时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梅林之风”。

辞官归隐之后，他写下了名著《郁离子》，不仅阐明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历史观，而且巧妙地借寓言的形式，揭露了元末政治的黑暗，表明了自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提出了救时之政，治国之术，“以待王者之兴”。果然，朱元璋请他出山，又有了实现政治抱负，施展雄才的机遇，在明朝削平群雄，平定天下，开国立政的过程中，他运筹帷幄，尽忠尽智，而且始终保持清正廉直，秉公执法，不计名利，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辞封爵而不贪天之功，终身显荣而私产无寸”；并且他在功成之后，不倨功，不张扬，竟在 61 岁时辞官归隐，从此闭门谢客，以棋酒诗文自娱，充分体现了封建士人浩洁的人格，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的理想境界。

作为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刘伯温在天命之年重新出山，毅然加入到朱元璋的反元队伍中，是其大智大勇的必然选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辅佐朱元璋在群雄角逐中纵横捭阖，挥师南北，完成统一大业，奠定明朝的开国基业。在这近十年的腥风血雨中，刘伯温在文韬武略中均表现卓著。

在平定天下，实现统一大业中，刘伯温充分表现了一个军事谋略家，开国军师的卓越才能和胆识。他出山之初，各地义军的反元浪潮席卷全国，元朝统治正如大厦将倾，日薄西山，但各地义军也都割据一方，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攻克南京，占据江淮的朱元璋，置江南行中书省，称吴国公，仍然奉小明王韩林儿为君，用其龙凤年号，在岁首朝拜小明王御座行礼时，刘伯温坚持不拜，并借机劝说朱元璋立下雄心壮志，勇敢地承担起统一天下，建立基业的使命。接着，又为他制定统一全国的战略决策：先灭陈友谅，后平张士诚，接着兵分两路，北定中原，最终完成统一。历史证明，朱元璋正是采纳了这一战略思想，才一步步由小到大，“遂成帝业”。除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部署，在许多重大战事中，刘伯温还亲临其境，谋划韬略，指挥若定，如鄱阳湖大战，灭陈友谅，平定处州叛乱等，都有赖于他的机智与奇谋。

大明建立后，在立政方面，刘伯温也是朱元璋的左膀右臂，是他的谋臣和助手，两人常于密室中谋划，几无君臣之分，刘伯温也自称受到了“不世之遇”，因此总是“知无不言”，开国前，他亲自主持扩建南京城；后又制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少年俊杰 初涉官场	(1)
第二章 柔情缱绻 仕途维艰	(28)
第三章 遭遇明主 珠联璧合	(68)
第四章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122)
第五章 英雄际会 叱咤风云	(150)
第六章 兵憾鄱阳 君臣有隙	(185)
第七章 成竹在胸 计平东吴	(239)
第八章 龙争虎斗 选相风云	(281)
第九章 大明初定 如履薄冰	(309)
第十章 淡泊明志 韬光养晦	(359)
第十一章 命定金殿,身不由己	(395)
第十二章 世事如棋,帝师离京	(427)

第一章

少年俊杰 初涉官场

天上一日，世上一百年，自从文曲星下凡化作包龙图力保大宋后，中华又是几经更迭，外夷作乱，号作大元，六十年统治，鲜有政绩，只知涂炭生灵，灭我族类。

南国有一灵山，山上有大隐之人，号天玄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奇门遁甲之术，他认定华夏这场浩劫是天命使然，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大元的命星衰竭，华夏再出一朝真命天子，护国良相。因此，他不舍昼夜地在灵山上占卜算卦，解读天相。

这一日夜，突然西天世界霹雳大作，却无雨点，天玄子知道，这定是有星宿下凡，只是不知是左路神仙还是右路鬼怪，若是再来一为祸天下的主儿，那岂不要变人间为地狱？当下里他凝神静息，打开法眼，只见一通体明亮的流星直坠向浙江地界，同时有一金黄之物竟向灵山坠来，落在一峭壁之上，天玄子知那通体明亮的流星正是文曲星，可那金黄之物分明是武曲星的兵书，为何又被他带入凡间？天玄子何等智慧之人，细一思量，他便知道定是文曲星不甘“文有文曲，武有武曲”，想要做一个文武兼备的人物，因此偷走武曲星的兵书私自下凡，却于仓促中不慎将兵书遗落灵山。万事万物，有因有果，既然兵书未落它处，独选灵山，说明文曲星与自己有缘，自己有责任为他保管兵书。再者，大凡文曲星降世，武曲星就会相跟而来，而这一次武曲的兵书被盗，就更有下凡的理由，由是观之，天下不久将有变故，大元去日无多了。

想到这里，天玄子脚下生风，瞬间来到峭壁之上，果然是武曲的黄绶

兵书，天玄子知道古往今来还没人知道兵书之名，顿生好奇，因此双手捧起，却不敢翻阅，而是恭敬地纳入怀中，他知道这本兵书乃是上天之物，它只属于有缘之人。

不久，天玄子离开了灵山，前往浙江云游，他知道，当务之急是找到文曲星投生之地，以便将来教他文韬武略，以救民于水火。

这一天，天玄子进入青田地界，这里的人们都在传一件奇事：本地大户刘氏近日生下一子，夜夜啼哭，声大如钟，好不凄惨。

天玄子道一声：是了！遂往刘府，面见刘氏刘越夫妇，说有一个办法可以令小孩止哭，刘氏夫妇大喜，赶紧抱出婴儿。天玄子走上前去细看，发现婴儿天庭饱满，资质奇佳，便知这正是自己要找之人，也就明白了他啼哭的原因，因此贴近婴儿的耳际，悄悄说道：“兵书在。”婴儿一下子两眼放光，竟呵呵地笑了起来。

刘越夫妇大奇，认定眼前的是一个仙人，便向天玄子讨问名号。

天玄子说：“我就是灵山天玄子。”

此话一出，吓得刘越夫妇倒头便拜，死活要天玄子给婴孩取个名号。

天玄子也不推辞，略一思忖，就说：“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会建立旷世的基业，我为他起名‘基’，字‘伯温’。”

刘越夫妇再三拜谢，天玄子将他二人扶起，说：“这孩子还太小，不过为了他的前程，以后要拜我为师，跟我修行。”

刘越夫妇自然答应，允诺说一定好好培养幼子，只等神仙在方便的时候来带走就是了。

天玄子留下一些养身用的药丸，便回了灵山。

一晃几年过去了，这一日天玄子正在山上吐纳运气，忽见浙江青田方向有紫气传来，他想莫非刘基有难？于是匆匆下山，往青田赶去。

行至青田地界，前面道路上传来哀号之声，天玄子急步上前，发现竟是一个怀抱婴儿的少妇躺在路边。

少妇见天玄子走来，脸上露出喜悦的颜色，虽然脸色苍白，依然难掩那绝世的美色。不过她实在是太虚弱了，刚想支撑起身体，一下子又跌倒在地。

天玄子扶起她来，发现她的腹部有剑伤，伤口正汨汨流血，而她怀中的婴儿尚小，只是睁着一双无辜的眼睛瞅着天玄子。

“老人家，小女子有求于你了，这是我的女儿桑琳，我全家都被仇家杀害，只剩下她这一点血脉了，请你千万帮我将她抚养长大。”

“仇家为什么要杀你们。”天玄子问。

少妇艰难地喘了一口气，说：“都怪我，所谓‘红颜祸水’，是我害了夫家，所以，所以，一定帮我照顾这孩子。”

天玄子一听，心下不平，便对少妇说：“想必害你的人走得不远，我去帮你报仇如何？”

“不用，他们人多，再说，”少妇又喘了一口气：“他们想让我看着这孩子活活饿死，如果你能让她长大成人，那就是帮我报了大仇了。”

“那么，你告诉我仇家是谁，等她长大后，我一定让她为你们报仇。”天玄子伸手去抱女婴，谁知她竟大哭起来。

“不，我不要她报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少妇流出泪来，说：“你永远不要告诉她真相，我只要她平安，我只要她快乐。”

天玄子也流下泪来，说：“好吧，我答应你，永远不让她知道，只要她平安，只要她快乐。”

少妇再一次艰难地挤出一丝笑容，说：“谢谢你了，老人家。”

天玄子再一次伸出手来，少妇突然本能地将孩子贴于胸前，虽然她脸已既无血色也不温暖，但孩子竟停止了哭声，这不由得令天玄子好生感慨。

“老人家，麻烦你回避一下，我想给孩子最后喂一口奶。”少妇幽幽地说。

天玄子的心一震，两行热泪喷涌而出，虽然他一生不曾婚配，更无子嗣，但舐犊深情，人莫如是。

天玄子黯然掉转头去，唯恐少妇看见他流泪的样子。

大约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天玄子只听得一声轻唤，他扭头看去，少妇已经血尽而死，而婴孩也含着她的乳头睡着了。

天玄子抱过孩子，将她的衣服整理好，然后在附近一空旷地上将少妇掩埋了。



天玄子带着桑琳来到青田刘基家，此时的刘基已长到三四岁，星眉朗目，唇红齿白，十分聪明，虽年幼却已在先生的教导下赏文习字，常有异于常人之举，与别家的孩子自是不同。既然刘基无碍，那道紫气又从何而来？天玄子好不奇怪，他看了看刘基，又看了看怀中的桑琳，若有所悟。

刘基一见天玄子，并无半点怯意，倒像是见到故人一般，上前便拜，见到天玄子怀中的桑琳，也是百般喜爱，不忍释手。天玄子见此情景，不由得感叹：天赐良缘，人神莫改。

刘越见天玄子来到，知他要带刘基走，夫妇两人心下舍不得，但当年曾有许诺，只得以桑琳尚幼，需乳母喂养为借口，将三人又多留了半年。

半年后，天玄子带着刘基和桑琳返回灵山，从此师徒三人在灵山过起了闭关修行的日子。在教刘基修习术数之外，还让他在山谷中寻一僻静之处独自研习那本兵书。一直到刘基年满十二后，他才有机会偶尔下山回青田老家接受系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

又九年后，刘基功成下山，从此涉入杀伐征战，改朝换代的滚滚红尘。

公元 1332 年，秋。

长天昏黄，残阳如血。

一名身形矫健的女子在一条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疾行，她毫不理睬身后一名青衣男子的深情呼唤，反而加速狂奔起来。

青衣男子脚下不济，只得拼命追赶。然而，两人始终保持一段距离。

那女子行至山下道旁一棵参天古木时方收拢了脚步，在树下一硕大青石上坐下。她气息均匀，脸上也未见汗水。她从腰上取下一管洞箫，缓缓地吹奏，先是一曲《高山流水》，时而激昂，时而低婉。背后的青山，脚下的清泉，也正切合了曲意。这一曲曲终，那青衣男子方赶到古木下，一时间也无语，只是一个劲儿地挥袖擦拭额上的汗水。

女子随后吹起《阳关三叠》。

一曲既罢，青衣男子只张口说道：“琳妹——”就无法再说下去。

那女子闻声将身子扭将过来，但见她脸上早已泪流满面。

四目相对，说不尽个中恩怨。

“基，还记得过去对我说的那番话么？”

“琳妹……我，记得。”

刘基答得好生艰难。

“那你为何又生下山赴考之意？”

“我……”

“自然，进京赴考是你光宗耀祖的事情。‘十年寒窗苦读，一朝天下扬名’，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娇妻美妾，我这个无姿无色无才无德的乡野村姑，又如何能强求你陪我终老于这荒山野林中呢？”

“我明白，世间的话语最软弱无力，它来得容易去得更容易！肺腑之言与哄骗之语相差无几，纵使我心昭昭，可见日月，又怎能保证不使人昏昏呢？信我，则他年他月你我再续前缘；不信，一剑穿喉，我亦无言，生当不悔，死亦无憾。若我此时此刻血溅当场，命丧黄泉，浮生俗世无甚留恋。只有一事未成令我抱恨而终。”说到这里，刘基停下来顿了顿。尔后，一字一句地说：“——那就是‘与子相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咣当”，宝剑跌落尘埃，桑琳飞入刘基的怀抱，泪水顿作倾盆之势，二人尽释前嫌，互诉衷肠。其实，桑琳何尝不知刘基此番下山的原委呢？不过是难以割舍心上人罢了！

光阴消逝在两人绵绵不绝的情话中，眼看着日头西沉，伯温晓得再不启程，天黑之前难以走到有人烟处，只得狠下心肠与琳妹道别，琳妹默视着熟悉的身影渐渐远去。心里热切盼望他能回头再看自己一眼，可是他却没有，不禁心中责怪：这个狠心的东西，走得这般快，这般干脆！

远行的人随着步子一步一步地离远了背后的大山、背后的佳人，一步一步的走近了外面的世界。

一曲箫声响彻在他的身后，悠远、绵长，伴他彻底消失在另一人的视线里……

不久，刘基回到青田县武阳村，在家度过春节后，便收拾行装辞别双亲，进京赶考去了。

风吹得很劲，其间杂有冷而湿的气味。刘基不用掐指卜卦，便知一场秋雨即将来临，他的心中别无他求，只望赶在下雨之前找个避身的所在。心里一想到这些，脚下也就快了许多，急急地向前而行。可惜，天不遂人

愿，雨点洋洋洒洒自天而降，丝毫不顾惜下边的行路人，更不论是张三还是李四了。

刘基只好从行囊中取出油纸伞，撑开来抵挡这菲菲的淫雨。雨珠凭借着风而肆虐着，一柄纸伞，哪能顾了周全，身上先是一片一片的被淋湿，过不了多久便成了雨人。更何况，秋雨中的风，寒意逼人，不时让刘基打个冷战。刘基决计找个地方避避风雨，双眼便向四下搜寻，可怜的是他行走在人间烟火稀少之处，行人都没有几个，他正在彷徨时，发现路旁的坡上有一所小庙，正如溺水之人抓到一根稻草，刘基毫不犹豫奔向那小庙。

那小庙真的有些残破不堪了，晦暗败坏的红墙，多年经雨的雕梁画栋上朱痕难寻，倒是几株苍松劲柏从残垣之处显露出来，在这寒风冷雨中欲发显得冷翠。

刘基沿石阶而上来到山门，背对紧锁的庙门，在庙门前檐下躲避风雨，并兀自整理着被弄湿的衣衫，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让人心中好不腻烦，索性不去理会这些了，而怀着兴致看那雨中世界。

就在刘基意马心猿时，只听得“嘎吱”一声，这突如其来的动响惊得刘基心神归位，赶忙回身去看个究竟，原来是庙门洞开，一个小沙弥从里走了出来，一见到刘基，便双手合十，向他躬身施礼，口中说到：

“施主，您可是处州府青田县的刘基吗？”

这话让刘基大吃一惊，暗想这小沙弥因何知晓自己姓甚名谁来自何方，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故迟疑一下便答道：

“不错，在下正是处州府青田县的刘基。”

小沙弥又问：

“施主此行可是进京赶考吗？”

这让刘基更为惊讶，心中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人家不仅知道自己的来历，还知晓自己的去处，莫非是自己的寿限到了，这小沙弥乃是阎王遣来的索命鬼？

小沙弥见他沉思不语，便明白刚才所问之事不假，莞尔一笑，说道：

“施主不必过虑，刚才我师父让我去庙门请一名处州府青田县的名叫刘基的举子，我心中信不过，故一一询问，我师父请您先去客房更换衣裳，随后，他要与你在禅房一叙。施主，请随我这边来。”说完，在前边领路。

眼前破败不堪的小庙里居然卧虎藏龙,这是刘基始料不及的,自己的来龙去脉人家竟然了如指掌,这更让刘基有见见这位世外高人的冲动。若是没有见识的人,断断不会随那小沙弥踏进这高深莫测的破庙。然而初涉江湖的刘基,大有“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之势。即便此处真是龙潭虎穴,又有何去不得?于是,他怀了要探个究竟的心思跟在小沙弥的后边向庙内走去。

踏入庙内,刘基心中惊呼自己刚才看走了眼,从外边看来,此庙破败残缺,离最后的消亡不远矣。殊不知,内外之间仅隔一扇山门,却有着天壤之别。规模虽然不甚宏大,只有前殿一座,大殿一座,两侧一为藏经阁一为讲经阁,钟楼、碑亭一应俱全。多数为青松翠柏所遮掩,在外边所观的仅是一些表象,里边却透着气度森严,佛法宏大。香火显然不很繁盛,想必是世间的庸碌之辈以貌取之。

小沙弥将刘基领进一间僧房,请他自行更衣,说他师父在禅房敬候,言罢便退到门外。

待刘基换上一套干净整洁的衣裳后,心中立刻畅快了许多。他便出了房门跟随那个小沙弥前往禅房。

雨依旧在下,二人虽不执雨具,但衣裳却丝毫不湿。原因在于他们所行走的小径两侧密植着侧柏。侧柏枝繁叶密,顶端交织在一起,像是天然的长廊。那些侧柏树圆粗大,很有些年头了。这条长廊左突右折,可谓“曲径通幽处”,凭添了几分神秘莫测。

最后,小沙弥在这“柏伞”的尽头停住了脚,前边显露出一眼石洞,他面带笑意地对刘基说道:

“刘施主,请进洞吧,此处便是我师父的禅房,他在里边恭候你多时了。”

刘基抬眼打量这间禅房,只可看清里边两三丈远的地方,再往里却是玄黄一色,让人难以估摸它的奥妙。刘基毫不迟疑,不过是略微整理一下衣衫,便抬步向里走去。

起先的几步,凭借外边的光线,还可前行无碍。进入玄黄那部分后犹如身在混沌之中。刘基脚步变得迟疑些,再往里只剩下漆黑一片,给人的感觉好像身在地府中,刘基只得手扶石壁摸索前行,伸手不见五指。石壁

的冰冷潮湿,让刘基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他对自己此番贸然前行的结局毫无把握,他不晓得最终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不过自忖没什么可怕的,便继续向前走。又行了数丈,脚下突然踢到了什么。他那鼻尖也险些碰扁,他赶忙停住脚,用双手代替双眼。上下左右摸了一通,感觉是一道石壁,用力推推,石壁纹丝不动。刘基心中腾起的第一念头是:糟了,进入绝地了,恐怕要命丧于此,想要转身向外跑。但旋即被他的第二个念头所打消。怕什么!既来之,则安之。绝地必有生机,那神秘的和尚既然邀请我到这里,应该有进入的法门。

于是,他耐心地在石壁上寻找起来。先摸了摸上边,什么都没有,中间,依旧是冰冷潮湿的石壁!他蹲下身去,却在下边摸到两个拉手式的物件,先用力推了推,还是稳如泰山。接着,他用力向外一拉。

刹那间,眼前豁然开朗,光亮让他难以睁眼,他紧闭双目站起身来,过了好一会儿,却发现一个别致的天地展现在眼前。

这是位于山体腹地的一个洞天,顶部有一丈许的圆形洞口,光线从那里投射进来。整个洞窟呈圆桶形,四周石壁光滑,在洞中央有一内圆外饰莲花的石池,池内有泉水翻涌,还散发出阵阵热气,想来是一眼温泉。

刘基还没有看清楚这个洞窟,一个洪亮的声音却已在耳边震荡:

“刘施主,你我虽素昧平生,但神交已久。今日有缘,得以相见,久违了。”

刘基循声去找说话之人,其实,他从踏入这座寺庙的第一步起,就在心中勾画猜测这位邀请自己的神秘高僧的外相。孰料,映入他眼帘的却是一位肥头大耳的中年胖和尚,这和尚真是世上罕有的胖和尚,且不说他全身上下到处都是圆滚滚的,光他的下颔就好几层,似乎是根本没长脖子,大圆脑壳直接嵌在肩上,那凸起的肚子赛过小山包。假如他低头向下看肯定看不到肚子以下的身体。

刘基心想,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过,“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和尚能测定自己的来历去向,必有非凡的法力,我可不能小瞧了他。

刘基赶忙躬身施礼,说道:

“晚生刘基,凡眼难识佛体,不知禅师的法号尊讳,失礼了。”

“刘施主过谦了，小僧法号汇源，只不过比旁的和尚虚长了几斤重量，不敢妄自称佛。”

刘基心说：你何止是比别人多了几斤重量，怕有上百斤不止。但是心中所想，口不能说，只是言道：

“禅师今日邀我至此，不知有何见教？”

“我素知刘施主博学多识，志向宏远，早有心求见，恨无机缘，不过是与您谈玄说理、探知求真，谈不上‘见教’二字”

“我乃一介书生，德寡望低，但不知禅师何以知我？”刘基想要解开心中疑惑。

“不在三界，便在五行。有缘千里相见，无缘便擦肩而过。既是有缘相见，何必知晓有缘的缘法？”胖和尚略含笑意，却是不肯泄一丝天机。

“禅师语含玄机，意味深长，可我矢志要效命朝庭，下报所学，立功成业。”刘基见这胖和尚有让自己摩顶皈依的念头，心中作恶，故一本正经起来，且看他如何作答。

“哈……呵，口是心非！少年不经事，果然豪气干云，只不过……只不过他日你方醒悟自己苦斗多年，不过是‘打倒这一个，树起又一个’，原地踏步罢了，徒劳，我观施主之意，大概是定要一试身手，也好，咱们可打个长赌，期限为三十五年，我赌你那时会悔不当初！”胖和尚像是稳操胜券，语气坚决不容置疑。

刘基到底是年轻人，心中是这样想的：我正值年轻有为之时，现在无所可惧，将来亦无可悔。于是，他也斩钉截铁地说：

“好！这个赌我打定了，以何为注？”

“倘若你那时心有悔意，则要替我抄部《金刚经》卷子，可好？”

“好，一言为定：禅师乃有道之人，刘基那时悔与不悔，您一鉴便知。倘若那时我无怨无悔的话……”刘基沉吟不语，其实心中在冒坏水。“这样吧，罚您作三日的酒肉和尚，可否？”

“这……”轮到胖和尚迟疑起来，刘基如此打赌是他始料不及的。不过胜算在握，也不计较这对佛法的大不敬了，便爽然一笑，道：

“就依施主，来、来、来，你我三击掌为誓！”

“砰！砰！砰！”三声干脆的击掌声响彻在这空洞之处，回声刚起又被

两人陡然发出的笑声所湮没。

这汇源和尚早悟三昧，佛典经卷烂熟于心，是个得道有为的法师。除此之外，还通天文、知地理、晓阴阳，恰恰刘基也好此道，两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刘基在此盘桓了几日，实在为考期所迫，方恋恋不舍地重新上路。

看着刘基渐渐远去，汇源和尚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你自有天子之相，旷世之才，可惜在天庭中犯下大错，盗中武曲的兵书，如今武曲已下凡转世，命报朱门，你穷尽一生，也只收助他成为九五之尊了。”

可惜他的这番话，刘基已经听不见了。

俗语讲：“读万卷书不及行万里路。”刘基自幼饱读诗书，寒窗苦读十几载，虽算不上足不出户，但在外游学的经历却是少之又少。此次，只身赴京城赶考，让这个年轻人既饱览秀美的山川江河，又体验了人情世态，算得上收获颇丰。

然而世道险恶、人心叵测，即便平地也起三尺浪，一场凶险向初涉江湖的刘基逼来，他还沉浸在初闯世界的兴奋中，浑然不觉。

这一日，刘基独自一人在路上前行，起先看看路边的风景，还觉得新鲜有趣，走得时辰久了，风景不过大同小异，心中渐起了腻烦，又不禁恼悔起来，后悔当初自己为何要执意独身赴京，不肯带名随从，以至于在这荒野郊外冷冷清清、孤孤寂寂，要说的话都没有个伴，真是难受。

可惜他在胡思乱想中错过了许多投宿之处，现在要找一个真是势比登天。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心中暗呼：天无绝人之路。远处的山坡上，有七八间房子，房前引客的幡子如一只手在招唤着刘基，这让刘基一下子来了精神，直奔而去。

未及刘基踏进客店的场院，一名青衣短打扮，肩搭白毛巾的店伙计便迎了上来，满脸堆笑，开口说：

“客官可是来投宿的？到我们这‘福来老店’保证您错不了。本店已有百年之久，干净舒服，饭菜可口，南来北往的客官差不多都住这，我不是吹牛，您只要住上一宿，包您满意。怎么样，客官，住下吧？”

好个口舌麻利的堂倌，刘基挑了一单间就在此住下了。店伙计很快